

海外南开人 NANKAI OVERSEAS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NANKAI ALUMNI ASSOCIATION IN AMERICA

第 40 期

*** 所登函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

2010 年 9 月 28 日



南开校友于总领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1 周年
(左 4 彭克玉大使, 左 5 大使夫人)

• 来函来稿请 email 给:

纽约 (New York):
伍语生 talktowu@yahoo.com
王祖家 wangzujia@hotmail.com ;
武迪 deedee.wu@yahoo.com
李谢霖 christinalee0405@gmail.com
旧金山湾区 (San Francisco):
喻文欣 wenxin3573@gmail.com
郝存生 cunshenghao@yahoo.com ;
波士顿 (Boston):
宋志强 songcharle@gmail.com
特拉华州 (Delaware):
郭浩宇 haoyu.guo@gmail.com.
芝加哥 (Chicago):
何振宇 normanho88@gmail.com
解景田 jtxie@hotmail.com

本校友会网站: <http://www.nkaa.org>
《海外南开人》编辑委员会

南开校友聚会总领馆, 国庆佳节共赏中秋月

但汉斌

1994 届, 生命科学院微生物系

九月十五日,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在曼哈顿 12 大街总领馆办公地共同举办了 2010 年国庆及中秋招待会。招待会由总领事彭克玉主持,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作为共同主人出席, 来宾是获得邀请的近千名美东地区侨界及学界代表, 其中

本期责任编辑: 喻文欣, 郝存生

本期目录

南开校友聚会总领馆	但汉斌	P. 1
推广“集中识字”是北美业余华文教育的正确途径	何振宇	P. 2
我们的今就是华尔街的昨天	裔锦声	P. 5
南开, 我永恒的怀念	宋志强	P. 12
团结一致, 捍卫钓鱼岛主权	伍语生	P. 13
与杨老的一面之交	解景田	P. 14
作者孔令仪的故事	郝存生	P. 17
英译研习	中译英	王方兴 P. 19
英译研习	英译中	谷雁翔 p. 19

包括代表不同社团出席的南开校友。在前任会长伍语生教授的倡议下以及现任会长宋怀时的努力下，短时间内就聚集了六位校友。大家举杯相邀，开怀畅想，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鼓舞，也为校友的每一份成就而欣喜。在既往的日子里，南开校友会作为美东地区为数不多的大型校友组织，积极组织和参与了一系列的侨、学界活动，比如宣传世博，协助祖国大陆的在美揽才，为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募捐，乃至刚刚发生的九一八保钓在纽约日本领事馆前的抗议示威行……等等，处处都能见到南开人勤勉的身影。大家衷心祝愿南开校友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加壮大，为海外南开人的相互鼓励、相互提携发挥更好的桥梁作用。

招待晚会在彭总领事的欢迎致辞中达到高潮。与往年一样，晚会不但供应各色饮品和中式饮食让各位代表尽兴交流、尽兴享用，而且也提供其保留节目：彭总领事夫妇长时间地站在主席台前，保持微笑，让各位来宾尽情合影留念。老会长伍语生特意跑到楼下把彭总领事请了上来，南开校友们成了近千名代表中第一个与彭总领事夫妇合影的团体。感谢伍语生老会长，祝福南开人。祝福南开、祝福祖国，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聚会。

推广“集中识字”是北美业余华文教育的正确途径

希林 UIC 中文学校 何振宇(物理系 1973 级, 1976 届)

我们之中有过孩子在北美业余学中文经历的家长们，或者长期从事北美业余华文教育的校长、校委会成员、老师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孩子们在中文学校学习了五、六年以后，也就是在孩子们上了中学以后，他们开始懒于学习中文课，学习中文的效率开始直线下滑，班里也开始因各种原因不断减员，能坚持学到《中文》教材第十一、二册的（该套教材的目标是学习常用字

2000 左右）学生所剩无几，经常是“全班覆没”。是什么原因产生这样年复一年的恶性循环呢？根据我们多年办学经验，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在北美业余学习中文太难，难点在于：



- 中文与阿拉伯、日文、朝鲜文等同属第四类语言，就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现代汉语需要学习、掌握 2500 常用字才可“修成正果”，这也就是中国小学六年学制学习大纲的基本底线，就是说，孩子们在母语国要用六年“全时”时间来突破这

2500 常用字的瓶颈口。据初步考证，达到识认 1800 常用字的程度，只能达到中国国内所说的“脱盲”的阶段，也就是《中文》教材的第十一册以上的水平吧。我们这些办教育的、做家长的几代人都是沿用自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采用的“听说读写”、“音形字义”全面推进的学习方法在母语国学会中文的，那么我们在北美从事的华文教学中也不例外地沿用此方法。众所周知，在中国学中文，语文课以外的其它课程、家庭环境以及社会人文大环境，都是在复习、巩固、提高孩子们在语文课上的所学，就像我们的孩子们在这里学习英语一样。而对于在北美出生的孩子们学习中文来讲，他们恰恰没有这样的背景和环境，其人文大环境与华文教育“东辕西辙”，他们从小就没有经过系统的中国文化的熏陶和语言的训练，给他们讲字体结构、教笔划顺序、讲解字义，他们却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笔还拿不好的时候，却要他们练习“多写即可记住”成人学习方法；对北美的孩子们来讲，是不是负担太重了一点？是不是与他们接受的北美全日制学校中的学习方法有着天壤之别呢？

- 孩子们鲜有学习动力。孩子们从小就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只有在读大学时才能切实体会到自己的社会定位所在，才能真正了解到自己的根在哪里。而在这之前他们学习中文的动力主要是由父母主导驱动。我们也许还记得自己上初中时候，好像一夜就成了大人的感觉，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孩子们的阅历、对世界、对知识的学习使他们发展到了像成人那样具有较严谨的逻辑思维、逐步形成“理解记忆”的学习方法进化的阶段，大家可计算一下这时他们实际上学了多生学（多说也就是 1200 左右吧），这时的他们开始认识到，汉字有多难写，多么难于理解，又多么容易忘掉，除了带有汉语拼音、内容早已不感兴趣的课文能读下来，再看看别的没有拼音注音、却又适合他们年龄的中文文章还是满篇生字，没办法读下来。几年积累起来的学习成就感很快消失殆尽，从心里开始讨厌这样的中文学习，从此就“忘掉的要比学到的多”地走了下坡路，如果家长们还要更起劲地“敦促”他们的中文学习，那就要在不远的将来会遇到更大的“反弹”（反抗），那就要影响了亲子关系，这是后话了。
- 可以用在北美业余华文教育的课时太少。一般周末中文学校学年设置是一星期一次两小时的中文课，每学年 2 学期大约各有 16 周上课时间，加上暑期大约 8 周的上课时间，总共 40 周、80 个学时，如果用 4 个课时的正常速度来学习一篇课文，再除去期中、期末考试前的复习课时，大约正好一学年学一册《中文》教材（应该是 140-190 之间生字量的学习）。从理论上讲，孩子们用 12 年（在这个年龄，孩子们应该快高中毕业了）的业余时

间，应该可以完成此套十二册教材的学习，达到掌握 2000 左右的常用字的学习目标。试想，在这样的课时安排设置下，孩子们一星期只有一天上中文课，其它六天“放了羊”，看样子，“忘”在这里是必然的，“不忘”才是真正的天才了。那么家长们平时辅导他们学中文付出的心血、时间和精力，是不是也是重了一点呢？

- 由于在北美学习中文的难度和过重的负担，学习中不能再加入相适应的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中文的学习更像任何的“二外”学习，一旦不能坚持学习下去，孩子们多年的努力学习，家长们多年付出的心血、精力，用不了一年的时间就很快地归了“零”，如果再加上家长们的过度“敦促”使其心理上有了障碍，那就是归了“负”。

综上所述的难点，促使我们对这些年来所从事的北美华文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 我们认识到孩子们在北美华文业余教育中具有“与时俱进”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成长、变化进程，他们会从幼儿特有的“整体记忆”或称为“形象记忆”学习方法进化成成人那样具有严谨逻辑思维的（比如开始知道笔划多的生字难学了）、“理解记忆”（明白了才记得住）或“多写即可记住”的学习方法。什么是所谓的“整体记忆”/“形象记忆”学习方法呢？这就是小孩子们“看一眼就记住”的认识、学习世界的方法，也就是家长常常引以为自豪的“我的孩子记忆力特好”学习方法，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早已经忘掉我们自己曾经也有过这么一段“光荣历史”罢了。北美的孩子们在学习中文的最初几年里，之所以学习进步很快，只是这种能力还在持续发挥作用，等过了这阶段就难以为继，学习效率持续下滑。
- 既然“听说读写”、“音形字义”全面推进的学习方法在北美孩子们华文业余学习中突不破这 2500 常用字，能不能在孩子们还处于“整体记忆”/“形象记忆”学习方法的发育阶段，在还拿不好笔写汉字的阶段，采用各个击破战术，即“听说读”、“音形字”地尽快学习、突破 2500 常用字的瓶颈？也就是说，赶在孩子们生理发育发生变化之前，尽快识认 2500 常用字，尽快掌握自主阅读能力，这样在他们有了“难、易”的逻辑思维时，至少汉字对于他们来讲，不再“生”，不再“难”了，也许只不过已学过但给忘记罢了。
- 要充分发挥、利用幼童们“整体记忆”/“形象记忆”学习方法学习中文，就要把生字表编成像唐诗宋词那样的韵语词句，使其有序排列地储存在头脑里，以利于快速回忆检索，而不是像我们通常所学的生字表那样无序罗列，学过以后很难回想起是在哪一册中哪一课学到的。

这些，就是采用集中识字方法的《三锐韵语游戏》课程解决了的问题。我校试验班的孩子们用了三年时间，在同样的周末中文学校业余学习，花费总共 360 个学时（每次 3 个学时 x40 个周末 x3 年），识认了 3600 生字，具备了初步的自主阅读的能力和“不倒下笔”（或说“不画字”）写字的基本能力，现在正以一学期学习一册的速度（从《中文》第六册开始）“大踏步地前进”，预计再有三年时间即可达到学习《中文》第十二册的目标。之后呢，可能至少还有三年更深入的中文学习，现在还不能知道 6 年后孩子们的中文水平会达到何种程度，但我相信，到时他们参加最高等级的中国《汉语水平中级考试》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据说要通过这个等级的中文水平考试（还是据说，此水平需掌握 3000 左右的常用汉字），是美国跨国公司派往中国的高级主管必备的要求。至于我们试验《三锐韵语游戏》课程的心路，都登在了学校网站：<http://xilin.org/xluic>，欢迎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与探讨，或来校观摩。

Impact Hire —— 超级应聘【1】

篇六：我们的今天就是华尔街的昨天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裔锦声（1982 级）

如果你今天去中关村东街 1 号——清华科技园址转转，你一定会被大楼左边的德意志银行、大楼中间的浦发银行、大楼前边的“华尔街英语”巨型广告牌，大楼顶端仿佛飘在云层中的“微软”那淡灰色简朴而端庄的英文字母 Microsoft，震惊：这难道不是洋为中用发展到了极点？

在中国的最高学府，理工科和外国语言结合？高科技和银行联姻？

是的。数字和文字，在华尔街本来就是同等重要的。学数学的和学文学的，都可以在哪里找到施展拳脚的地方。其它不说，一是产品设计，二是产品推销，就需要完全不同的训练和人才。律师在法律上把关，风险管理专家在数学模型上施展火箭科学家敏锐的思维方式、且默守着对公司、对公众的诺言……。

睁眼看看：哪怕在金融海啸后的今天，那些更加缺乏资金、急于上市的人都丢了工作，下城的高档公寓，现在的租金至少跌了 1/3，租一年，还白送两个月。但是，华尔街永远是年轻人的地方。华尔街的生意，从来跌宕起伏、周期不断。这就给后来者一个机遇——华尔街的流金岁月，总是轮着来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别急。只要你准备好了，就有你的机会，特别是在廉价公司、破产银行遍地的今天。

前两天为给 10 月份在四川举行的 10 个省连手的“西博会”请华尔街操盘手“空降成都”，我和好些客户聊天，问他们对华尔街的危机和中国的机遇，怎么看？谁都知道，中国和美国在生意上是永远扯不开来的了。一个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人（中国），一个是全世界最大的借债人（美国）；一个在过去十年中靠“出口拉动国民经济”“大进大出”的国策下飞速发展，一个靠“输出软实力吃软饭”的权宜之计坐享其成、坐吃山空；中美这两个大国在过去 10 年、20 年通过具体的经济操作——中国购买美国国库券和美国支付中国利息，两个 G2 大国被死活绑在了一起，那么，在我们海外学子的选择中，更多的机遇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华尔街的操盘手们说：10 年一次的金融危机——1987 年，1998 年，2008 年，五年一次小的，十年一次大的，还会继续。华尔街的操作模式和条规，虽然在 2008 年金融海啸后会有改变，但是机遇是一样的有。

“为什么呢？”我问。

“一是贪——人的欲望不会死。二是中国的新农村。”他们说。

“中国的新农村？没开玩笑？”

“你是中国人，你更应该知道中国 8 亿农村人口和中国政府的决心，”乔治谭说。乔治是印尼华侨，12 岁去美国康州国际学校读书，本科和硕士都是在哈佛商学院念的，毕业后在 JP 摩根股权部从事汽车制造业和银行业的研究，曾连续 7 年被业内一份权威杂志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机构投资者) 评为“#1 analyst——1 号权威分析师”。他曾经对我说：在美国，除房屋贷款外，风险最大的就是汽车贷款，那是 high yield bond products。接过他的话茬，我说：按他刚才的顺序排列，个人的职场风险，就应该是第三大的——他为客户的资金设计避险方案，我为他的职场设计避险方案。

企业在市场上输不起，个人在职场上也输不起。

他当时听后很不以为然。

一年后，也就是去年 5 月，他急急忙忙地给了我一个电话，让我在 48 小时里帮他找到一份在亚洲的工作，新加坡最好。他的“跳槽”，不仅是要换公司，而且还要换国家。我觉得好奇怪，当时市场还很火的，美国银行界、汽车界也没有任何的风声鹤唳。

“美国没戏了！”他说，约我在他办公室旁边广场饭店的 Palm Court 见面，要亲手把履历给我。那天下午，他一反常态的没有穿西装，白衬衣的领口和袖口，都敞开着，头发也立着，真的好像成龙——Jackie chan!

“你怎变成——演员了？”我说。

“我们本来就是演员，只是现在——演不下去了。”他说美国汽车业肯定倒。“这几年，根本就没有生产什么车。美国的高速公路上，跑的不是德国车就是日本车。本国生产的，卖不出去。美国的汽车业，如今靠着中国活着。Made in China。GE, Ford, Chrysler, 都在靠中国市场苟延残喘。至于银行？房市会把一切银行、保险公司都拖下去的。我得在这之前，抓根稻草救自己。刚生了个女儿，太太是苏联人，哈佛同学，总不能让她生了孩子后就出去找工作糊口？生孩子是她的事，养家是我的事，我们先讲好了的。这几年，她学会了做几十种好口味的菜，我不能食言。我要给她我承诺了的生活。赶快回亚洲！我父母也移民到了新加坡。一家人该在一起了。印尼保姆，也很便宜啊。”

我不可能在 48 小时替乔治找到一份价格合适又合心的工作，两个月后，他和自己的老板一块儿跳槽到了一家在亚洲疯狂扩展的英资银行，搬去了新加坡。今年五月我和他在新加坡街头一家南海风味十足、棕榈树环绕的咖啡店再次见面时，他又恢复了一个成功人士的“温良恭俭让。”他一头金发的年轻太太，推着熟睡在小孩车里刚满一岁的女儿，一手搭在乔治肩上，很可爱很甜蜜地对我用半通的中文说：“亚洲真真好嘞！”

然后，她对我说了下面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她说：中国对苏联也很好很好。她小时候用的毛巾被，就是她的妈妈的妈妈，从百货店用一个卢布在半个世纪前从百货店买来的，很便宜很便宜。漂亮的粉色格子印在白底儿上。她用了这个毛巾被好多好多年，从两岁到 20 岁。好软好软，盖在身上就象云彩。

我差点落泪。我想到小时候在我家附近那些建了一半没有封顶的“苏联建筑”。此一时彼一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全世界的希望，放在中国的城乡一体化上。”乔治说。“中国的致富故事，就是城市化的进程故事。作为现代化城市的标杆，80%的人口应该是城市人口。中国还有 60%的人口是农民。你说这发展空间，大不大呢？中国的过去 30 年，不是一个让中国可以模仿的成功模式？前 30 年，摸着石头过河都过来了，后 30 年，应该更加胸有成竹。”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听着乔治，我突然想起我的客户对我说的一句话：管理印尼亿万富豪私人资产的银行家，我们的首选是外国私人银行家。

“为什么不用本地人——印尼华侨私人银行家呢？”印尼有钱人基本上都是华裔，同样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不是更能沟通一些？

“不，你错了。富人们更相信外邦人。如果你是中国的一个亿万富豪，你愿意中国政府知道你有多少钱财吗？如果你是一个亿万富豪，你愿意整天和你的私人银行家和他的朋友打交道吗？如果你是一个亿万富豪，你真的不愿意为你的家人孩子开辟更多的渠道吗？如果你是一个亿万富豪，你不愿意在你的资产组合中，在你的人际关系中，增加一份外来因素、风险对冲吗？如果你是个亿万富豪，外来的和尚，外来的专家，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替罪羊。”

我——无言以对。直到我到了泰国。

从我和泰国亿万富豪的对话中，我了解到他们更愿意拥有自己本土的私人银行家，“海归”也行，只要能说泰语和英语，他们不在乎本国私人银行家管理他们的资产，他们犯不上逃税，也犯不上把资产东躲西藏。为什么呢？他们说泰国的国有资产就是私人资产；国有银行，就是私人银行；国有企业，就是私有企业。他们相信他们的资产是他们的国家为他们赚来的，所以应该回报国家。尽管 90%的泰国人是中国华侨，但从上世纪 20 年代起，泰国就强制性地放弃了中文的学习，而是统一学习泰语——Bahasa。语言的统一，帮助他们统一了人心和思想。他们的资产要为他们的国家服务。他们不信共产主义，他们也不信资本主义。他们对殖民主义爱恨有加，他们的孩子全上美国名校，他们的孩子全在洋行。

信不信，由你！

一年后的今天，有一点还是得说：那就是当我们叉着腰骂华尔街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想想那些华尔街的功劳？金融的逻辑，说到底，就是把一部分人手中闲散的、目前无用的资金，借给一部分需要资金、可没有资金干事的人，双方合作，分红未来。银行和银行家，起的正是这个“撮合”作用 match-making。很多银行家在成为叱咤风云的银行家之前，都是从无到有的。他们和我，没什么大区别，但他们靠着好的脑子，对市场的敏感和一天 28 小时的努力，把自己变作了不一般的人。纽约市长彭博和原高盛银行联席主席、目前刚卸任的新洲州长柯赛，就是例子。他们都是穷人的孩子，上了名校，把自己的脑子武装起来，通过市场，将自己变作了不一般的人，成为各国领袖、总统、权势、有钱阶层的朋友，和他们搭肩而行。他们在赚了自己应得的 20%后，把其他 80%，分给了世界。

2000 年以前的华尔街，有很多这样的“了不起的专业人士”true professionals。他们的成功模式，是可以复制的。而且，中国今天的现实——如此庞大的巨额存款，需要找出路。

这样的银行家和金融家，中国急需。中国的金融人才储备，在今后 10 年远远不够用。中国的现金储备和吸金能力在今后更是“中国速度”，本土金融人才的国际化和国际金融人才的本土化，将是中国今后 10 年必须努力的方向之一。

放眼看看：白手起家、一夜致富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天天上演。如果我讲一个中国企业从濒临破产到数亿万资产的成功故事，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给我讲上 10 个，20 个同样精彩的故事，带着中国过去改革开放 30 年的色彩。比如，一个年轻温州小县城的小伙子来到上海近郊，建立起自己微不足道的小生意，挨门逐户地推销、贩卖各种小杂货，包括纸做的“牛皮鞋”，几年后，他成功地“升级换代”，成为纺织品商人，并且在进军中国股市之前已迅速抢地摊，开设了若干店铺和商城，包括上海购物城，上海医药城，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自产自销，还跨行竞争发展。

又过几年，他和他家族中的成员，由于资产的极大积累，开始进入银行业，从事股票和债券的交易，他的商号，很快成为不仅是中国证券市场上、且是香港、伦敦、美国华尔街上的中坚力量。刘永好三兄弟，不是一个典型？虽然他们不是温州人而是四川人，但他们的成功模式基本一致。我采访刘永好后写的一篇文章“从西部牛仔到东部银行家”被海外 200 多家网站同时转载，可见中国企业家是多么抓世界的眼球！帮助他们完成这一快速成长的，正是——中国的 60 后和 70 后。他们走出清华，走出北大，走出各个省市，他们的名字，在不久的将来会被许多大学的未来学子记住。那将是一本中国银行界的名人录，象征着成功、富有和权力。他们的脑子装着最现代的知识，他们的心中装着 21 世纪的强国梦，他们的手中握着外来的资金对接着需要资金的项目，于是，他们改变着中国，创新着中国……。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目标为王，路就在前面！

华尔街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一切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只要脑子里装满知识，碰上一个贵人，辅之以绝望为动力，运气为转机，再加上“一捅就破”解密华尔街精英的“密码译注”和“依样画葫芦的“模式”，任何人都可以成功。

我——不是在这里给你支招？我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

回到 17 年前的那一天。作为培训新雇员的最后一课，我们去参观纽交所。参观完出来的我，完全被那些大喊大叫的交易员，闹晕了头。我这“猎头”工作，怎么做啊？这些交易员的头，那么容易让我去猎？他们全都是脱了缰的“千里马”，没有一个会站在那里，等我去“猎”。

“叫你去交易——交易员！”小老板米切尔冲我大喊一声。还顺口骂了句：Stupid!

交易——交易员？怎么个交易法？

我们从华尔街走到唐人街的主街——Canal Street, 满街的琳琅满目，全是中国来的货，我的同事们都停下来货比三家，买这买那，丝巾，墨镜，手表，全是全球名牌，全是假货。就在我一个美国同事在一家金店和一个店员讨价还价一个金手镯的时候，小老板米切尔突然不耐烦地又大喊了一声，“谁知道三年后的金价是什么，我说啊？”

Gold futures (金的期货价)？

“你们讨价来讨价去，不就几块钱的区别？你们能预测到三年后的金价吗？今天，265 美元一盎司，三年后呢？谁知道？”

米切尔很聪明，但他也没看到 17 年后的金价呢——1000 美元一盎司！当时，我们都该去买金子呀。（等我完成这篇文章后，金价已过了 1100 美元一盎司。）

但谁有那样的好眼力？孙悟空也没有！火眼精睛的他有时也会把妖精看走眼的，别说看华尔街的金价了。国际市场，还有可能被操控呢！

我那天听米切尔那样一喊，突然把我给喊明白了：对！交易——交易员去！交易他们的将来！而且每一只股，必须是绩优股——那是我持续这份工作的口碑。

华尔街的交易，发生在今天，但交易的是明天。

在后来的 9 年中，我帮助三家国际头号大洋行，建起他们在东南亚的外汇和固定收入资产交易部门，他们不仅全是名校出身，成绩顶呱呱，而且是“natural traders”，最年轻的一位，刚 22 岁。那年，1994 年，他从哥大毕业，如果我没有记错他的名字，他叫 Richard Fan。他说他四年的学费都是从大西洋赌城得来的。“后来他们一见我，门口一站，腰一叉，我就只得乖乖地打道回府。”我在闲聊中把这个信息告诉我当时在 Banker 's Trust (银行家协会) 的客户。他当时正好在纽约，一听这话，就让我给他把这毕业生叫来。他们当晚在四季酒店的大堂见的面，Richard 去参加他朋友的一个婚礼。两人只用了 10 分钟，就谈定了 Richard 下周去 Banker' s Trust 新加坡工作，做我这客户的助手。

“My word is my bond,” 我的客户说（我的话就是我的合约）。但我们公司没有收到费用，米切尔不高兴。Richard 太年轻，华尔街的大洋行不会为雇了这样的雇员，付我们咨询费的，这也是我无法帮助中国很多优秀学生进华尔街的原因。我多次在北大、清华、哥大做演讲，

我最多能将这些故事、案例告诉他们，把这些成功背后的动因，告诉他们，希望明眼人读了听了，也就懂了。如今，华尔街的工作更难得到：基本上拿去做人情交易了。亚洲人特别看重华尔街，特别是泰国、印尼、菲律宾这些国家的有资产者的父母们，不惜高价为儿女在华尔街“买工作”。当时，我和银行签的合同是：总收入在 10 万美元以下，他们不承担费用。他们找刚毕业的学生，易如反掌；应该说是学生找他们，难于登天。但我跑去力争，说这样“天生的交易员”，如果我的客户能在 24 小时内也给我找一个来，就可以不付费了；而且，我给他们找到的下一位交易员时，他们也可以不用付费了。

银行视人才如宝贝。结果，付了我们钱。当时，Richard 不是什么大牌交易员，但他后来一定成为大牌交易员了？如今，我也无法证明：1996 年，Banker 's Trust 银行家协会，同着雷曼兄弟和索罗门兄弟——当时驰骋华尔街的三家明星银行，在交易上大名鼎鼎，把全美最富有的加州橙县 orange county 投资投跨了后——无独有偶，也是做衍生物产品！银行家协会 BT 就没了。两年后，所罗门卖给了斯密斯·美邦。雷曼也终于在 2009 年 9 月 15 日的那个周末，死去。

当时我推荐跳槽的华尔街人中，就有今天的沈南鹏。那时，他是华尔街为数不多的中国裔，耶鲁毕业，在 chase 大通 工作，27 岁不到。我的客户也是“一眼定终身”，立刻雇了他，做高盛的衍生物交易员。沈南鹏很有个性，当他发现做交易员不是他的“passion”——真性，立马走人。

他可能是高盛历史上工作最短的雇员：三天。

沈南鹏是一个天生的投资者，而不是交易员，他明白自己，所以，当他投资 C-Trip 携程，他获得巨大成功；如家连锁酒店，成功。合伙投资汉庭酒店，又成功。

回过头看，我做的人才项目，也都不是一般的项目。超级应聘，不可能是一般的项目，一定都会“节外生枝”。如果我将我的那些失败案例写下来，一定是商学院的“人才经典。”失败之路，导向成功之路。

人才和公司的效益，通过具体项目直接接轨。

天生我才必有用。但首先要给自己定好位。位——一定好了，价格就自然而然的定下来了。别担心你会被别人“short change”（少付了）。不会的。一个市场价——市场怎么看你的？一个主观价——你怎么看自己？取一个中间值，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差错。我们公司专门抽样，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况且，过去，不是未来。

昨天的成功，很难是明天的成功；但成功背后的道理，是通的。

南开，我永恒的怀念

宋志强（1987届，旅游系）

我 1983 年考上了南开大学，亲戚朋友们都很高兴，周总理的母校啊！可是旅游系？没听说过。学什么？吃喝玩乐？那玩意还用学？还 4 年？

真刀实枪学起来了才知道，学问忒大了，包罗万象：看看我们的课程表：高等数学，西方会计，旅游地理，旅游管理，还有文言文，国际金融……我是旅游经济管理专业，还有个专业是旅游外语，也就是导游专业，那个时候的宣传是：我们的专业出来是当总经理的，外语专业？那是一门工具，我们是管他们的。结果毕业了一分配，我们专业的很多到了涉外宾馆餐厅端盘子端碗侍候人；而导游们率领欧美旅游团到我们的宾馆住宿吃饭，我们侍候他们呢！哈哈，反差忒大了。

刚到学校自豪感倍强烈，到哪都佩戴南开大学校徽，俺刚从山东沂蒙山区到了直辖市天津，说是晕头转向一点也不过分，那个感觉就象是当年从中国刚到美国一样，坐市内交通汽车，新鲜；我出生的小县城还没有红绿灯呢！看着女同学穿红面包服牛仔裤，新鲜；到学一食堂吃饭，好吃；什么油饼了，豆腐乳咸菜了，大米粥小米饭，还有煎饼果子……我现在写到这里的时候都好像闻着香味了！说到吃话就多了，遥想当年我小时候主食是煎饼，玉米面的，不对，在这以前是瓜干面，那个难吃啊！现在却成了健康食品。到了南开，看到馒头油饼忒好吃了！那个时候饭票分粗粮和细粮，南方同学喜欢吃米饭，这属于粗粮；北方同学当然喜欢面食，这属于细粮；所以我们经常互换。我的助学金是最高的，好像是一个月 17 多元，当时舍不得花啊，吃饭我经常吃油炒花生米。冬天下晚自习了，从教室回到宿舍楼，楼门口经常有买豆腐脑的，热热的，香香的，煞是诱人，无奈我囊中羞涩，我哥仨都在上学，父母在山东老家辛苦劳作，不易啊。那个时候我爸还没有被落实政策呢，我一分钱都恨不得要掰开花，所以 17 多元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感谢国家啊，我是真心真意！

第一次坐火车从山东益都(现在叫青州)到天津，我第一次坐火车没经验，座位靠窗户着凉感冒，我大哥从头到尾陪着，他是南开大学日语系的，我们还住在一座楼的同层，我住 13 宿舍楼 420，他住 13 楼 426 还是 428，记不清楚了。我还多次见过陈省身大师在南开园散步，可惜我那个时候没有胆量向他老人家请安，不好意思啊！要是现在，我一定毫不犹豫！记得我们的南开校友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到了波士顿，快冬天了吧，我们很多人在一个广场等了很长很长时间。。

那个时候陈省身大师走路稳稳的，高高的个子，相貌都没有多少中国味了，但柔和慈祥，平易近人的感觉，可惜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当时我的入学通知书是杨石先老先生的手迹，1987年毕业的时候是藤维藻校长给颁发的毕业证书，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是经济学家金岩石的，他也是南开大学的，导师就是藤校长；那个时候李瑞环当天津市长，敢想敢干。

往事并不如烟，我至今还在怀念南开……

团结一致，捍卫钓鱼岛主权^(注)

伍语生(1954级 生物学系)

还有几天就是“九·一八”了，在这个令全体中国人感到羞辱的日子前夕，中国一艘渔船却因在钓鱼岛海区捕鱼而被日方扣押，在中国政府多次强烈抗议和交涉下，日本才释放了船员，而船长仍被扣留。这使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感到无比愤懑。

近200年来的中日关系史，是中华民族经历的被日本军国主义欺凌的苦难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罄竹难书。一艘在中国领海捕鱼作业的中国渔船，居然要被日本用日本法律来审判，居心叵测的日本无异于是继“九·一八”后，又一次给全中国人一记响亮的耳光。钓鱼岛撞船事件绝不是一件孤立的偶然事件，不仅关乎民族的感情问题，其背后还暴露出日本阴险的战略企图——以此拉开同中国较量的大幕。中国“和谐世界”的理念固然好，但在领土的主权问题上绝无妥协余地。中日之间想要推行和谐理念，恐怕很难做到。

中国人从明朝开始抗击日本的侵略，日本亘古至今就是不可理喻、举措乖张。本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将军事矛头指向中国，多次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加强靠近琉球群岛的军事部署，不断把日本的海空力量向中国周边集结。对待侵略者只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无可置疑，《海国记》佚文内容显示，1808年沈复对钓鱼岛周边情形及方位都有详细记载。这比日本宣称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的时间早了76年。但是，数百年来的历史证明，摆事实、讲道理对日本是行不通的。日本从来都是以自己的欲望来制造事端，“九·一八”事件如此，一次次在中日之间制造事端也是如此。今天，日本宣扬“中国威胁论”，不管中国是不是“威胁”，它就认定，要这样说才能进一步武装自己，实现其野心。

善良的中国人，总是希望中日能顾大局、互谅互让、和平处理双方争端。但和谐二字只能与接受和谐理念的人共享。中国必须做好充分的战略准备，国策指导上要有坚定的决心，万不可总是被动应对——这是兵家大忌，在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容不得半点马虎。大陆和港澳台在“保钓”运动中应协调一致。



9月14日纽约皇后区学者聚会强烈抗议日本在中国领海内拘捕扣押中国渔民（前排右2是南开校友）

改革开放已30多年了，中国应该有决心和能力与蛮不讲理的霸道者进行抗衡。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赢得国家的尊严，保卫领土完整，每一个热爱和平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对蛮横者存有任何幻想。

（作者系旅美华人评论人士）

（注）见《侨报》2010年9月16日 星期四 A6 言论版



纽约日本领事馆前人潮如涌强烈抗议日本抢占中国领土钓鱼岛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指出，完全看得出来美国会为了钓鱼台而与中国开战，何况美国并没有认定钓鱼台是日本的。他还指出，日本人自己在227年前印行的地图就标明钓鱼台是中国的。

与杨老的一面之交

芝加哥大学 解景田

（南开生物系1956级，1960届）

那是一个春不暖、花不开的春天。虽然已经到了二月，可西北风仍在屋外凶猛地不停呼啸，把窗外的枯树枝摇得咣咣作响。挂在枯树枝头上的春月，被寒风无情的催打着，冰冷地冻僵在孤独的太空，让人感到透骨的心寒和无限的凄凉。就在那年的春天，1985年2月，我们敬爱的老校长，中国化学界的泰斗、教育界的一代宗师，杨石先教授与世长辞。南开园里阴云密布，细雨

连绵，全校师生员工无不发出来自内心的悲痛。我，南开园的一名普通的园丁，怀着无限的敬意和满腔的深情，参加了在新开湖畔，新图书馆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眼望着这位在南开任职最长、影响最大、威望最高的老校长的遗像，五年前与杨老的一面之交叉展现在我的面前，犹如就在昨天。

大约是 1979 年秋天，改革开放伊始，系里根据高教部改革方案，公布了有关出国留学的事项。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真正自愿报名的出国考试。它打破了以往家庭出身、政治面目、业务表现、专业分配等诸多的规定和限制，空前的在全系教职工面前号召自愿报名。可当时报名的人远没有想象的多。因为在时间很紧，而考试的任务却很重。多数教师的脸皮薄，心事重，并没有很多教师报名。对我这个俄语为第一外语、在地震棚里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学英语广播出身的年轻人来说，可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望而不可及也。但是在我爱妻的鼎力支持下，我竟然自不量力地去报了名，准备并参加了出国留学考试。那个年代的出国考试除了考英语外(包括口试、笔试和听写)，还有基础课(我考的是生理学)和专业课(我选择了心脏生理学)。在天时、地利、人和的侥幸状态下，我像做梦一样，通过了全部考试。一不小心，竟然成为一名出国留学预备生。

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确定要申请的学校，必不可少的是两到叁封推荐信。我首先到了北



1958 年毛泽东在南开视察东村的农药车间时，
听取杨石先校长的汇报。

京大学生物系，请我国第一名最年轻的生理学教授，我的校外指导教师赵一炳老师写了一封推荐信。而这第二封推荐信找谁来写还在犹豫难决之中。这时，在大中路上巧遇熟人，外语系的刘教授，并与他谈及此事。刘教授说，你不必着急，说不定我可以帮忙。好像刘教授讲，他与杨校长有点亲戚，可以请杨老帮你写封推荐信。我想，咱是再一般不过的年轻教师，怎么好劳泰斗、宗师的大驾，为区区的小讲师推荐信呢？！刘教授告诉我，你还不太

了解我们老校长。虽然他性格内向、含蓄，平时言语不多。才情不大外露，喜怒也不溢于言表。

但却极为平易近人，没有半点架子，最乐于帮助“小小百姓”。如果你同意，我不妨试试看。我清楚地知道，杨老是中国农药化学和元素有机化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全国化学界享有无人能替代的威望和崇高的声誉。但在当时，我好像吃了豹子胆，也可能一时找不到推荐人而急了眼，就同意让刘教授去试试。

开始，我虽然对老校长寄予很大的希望，但转念一想，还是不作“癞蛤蟆”为佳。杨老是化学方面的大权威，与我这个学生理的风马牛不相及；又不是一个系的，平时素无往来，可以说杨老对我毫无了解，恐怕连我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况且杨老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对下属及学生要求极为严格，为我这个无名小卒撰写推荐信岂不有失尊严！越想觉得可能性越小，最后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出乎我预料之外的是，很快，我就得到校长办公室的通知，说杨老告诉他，作为一校之长，应该为培养学校的教师作些工作。所以他完全同意为你出国写推荐信。只是需要面谈一次，杨校长要了解一下你个人的信息、业务情况以及具体要求。你知道，校长一直很忙。但是，他说下周一定抽出时间，安排一个下午与你面谈。你作一下准备，具体时间我会提前通知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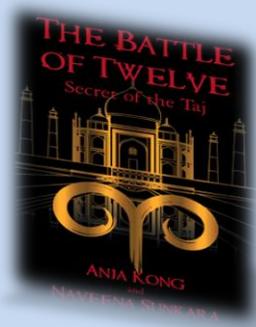
老实说，虽然我早已知晓，老校长是当代“纯真的学者，正直的君子”（早年曾经在南开任教的著名学者柳无忌对校长的评价），是无数南开儿女的崇拜偶像，但真正与老校长的接触还只是每学年在马蹄湖畔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时，杨校长的15分钟简短精堪的讲话；还有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老校长在电影广场的台子上，挂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大标语，忍气吞声地低着头，被红卫兵、军宣队批斗的残状。不论是此时的尊崇、敬仰，还是彼时的同情、无耐，那都是远远地、模糊地望着校长，从未走近过半步。这次要与杨老面谈，直是喜出望外，彻夜难眠，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那是一个少见的晴朗下午，南开园充满着朝气和温馨。我老早就来到行政楼，等待校长办公室的通知。杨老准时把我叫进校长办公室的会议室。老校长亲切地与我握手后，让我坐下来。他看了看我，没有客套，单刀直入，说：你是生物系的出国预备人员，作为校长，我有责任为你们的深造提供服务。一句话道出了老校长对平头百姓的关怀，缩短了校长与学生的距离，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随后，杨老让我作了自我介绍。我告诉老校长我是学生理的，科研方向是心肌电生理 (**Cardiac Electrophysiology**)。因此，我准备申请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医学院，心脏科心肌电生理实验室。老校长抬起头，慈祥地看着我说，很好！出国时间不长，专业一定要对口，否则很难学到东西。随后又问我目标学校实验室及导师的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并将已打印好的

Information 递交给杨老。最后老校长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你出了国门就代表着中国人，要为中国争气。我深深地点点头。整个谈话不足 35 分钟，而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永世难忘的烙印。

在老校长的全力支持下，我顺利通过了出国留学的各个关口，于 1981 年顺利到达芝加哥西北大学医学院，开始了心肌电生理的研究工作。学生牢记老校长的谆谆教诲，刻苦攻读，一丝不苟，日以继夜的工作在实验室，连周末都在实验研究中渡过。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完成了蟾酥对犬和人的心肌细胞电活动的影响的论文，并参加了美国生物医学专业的年会。其后，导师 **Dr. Singer** 又要求延长并资助一年，完成了另一篇论文，于 1983 年顺利回国。回国后，本想去拜访老校长并表示谢意。但遗憾的是，由于杨老事务繁忙，加之以年迈多病，校长办公室始终未能安排。

回南开执教 7 年多，又亲身经历改革开放时的风风雨雨，亲身体会了不同于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特别是“六四”时发生在南开园的情情景景，让我终生难忘。思前想后，我终于作出决定，于 1990 年应邀又回到芝加哥，在芝加哥大学 **Memorial** 附属医院心脏科从事心肌电生理与草药药理的研究工作。17 年之后我又做梦一般地被南开聘为兼职教授，目前，我虽然已经退休，可厚望仍存，愿在有生之年，为生活、工作、奋斗 34 年的南开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The Battle Of Twelve: Secret of the Taj"](#)

[The Authors Story](#) - 作者孔令仪的故事

郝存生 (1979 级化学系, 1983 级研究生)

孔令仪 ([AnjaKong](#)) 现在是个 11 年級的華裔女孩兒，她的父母均是南開校友。她在六年級的班裡，認識了她的好友，印裔女孩兒 [Naveena Sunkara](#)。

Anja 和 Naveena 一起遇到了一位非常可親的英文老師，Mrs. Berry。Berry 女士對 Anja 和 Naveena 愛好讀書和寫作的興趣非常鼓勵和支持。這使得這兩個並列獲得學校寫作奧林匹克第一名的中、印小女孩更加愛好文學和寫作。

Anja 和 Naveena 的父母都是矽谷裡艱苦打拚的中、印第一代技術新移民。和學校裡好多這樣的孩子們一樣，她們放學後，父母沒法來接她們回家，或去學琴、打球。她倆

相依相伴，每天放学后，一起步行去不远的市公共图书馆，那里可以安全地自学，等待晚上父母下班后来接她们才能回家。

一天，在图书馆时，她们遇到了两位作家，是一本书名为“The Revenge of Shadow King”的两位作者：Derek Benz & J. S. Lewis. Benz 和 Lewis 一起在那里与读者见面并签售他们合作的书。Anja 和 Naveena 买了书，并与作者合影留念。这两个小女孩立下誓言：我们也要一起写书。



从此，在其他孩子们玩电脑游戏和周末看电影的时候，Anja 和 Naveena 在各自的书桌和电脑前在不停写作。经常见到她们两人每人抱着电脑，各坐一个角落不停地敲打键盘；又看她们唧唧喳喳，聚在一起争论不休。她们互相挑对方写的不好的地方，又互相欣赏对方写得高明之处。她们写了删，删了又写；改了重写，写了又重改。到最后，谁也分不清书中的那个部分到底是谁的手笔了。

经过大约两年的时间，她们完成了小说初稿。又经过几个月的多次修改，她们将初稿分别寄给几个专业、独立的文学写作评论专家。从不同角度，她们的作品得到了很高的赞赏和肯定，专业人士认为，她们的故事很有吸引力，她们的英文写作、语法用词上几近完美，书中尤其擅长人物对话，写作能力无可挑剔。专业人士认为，这本书毫无疑问地具备了出版的水准。

今年初，这部由硅谷中、印第一代技术移民的孩子因偶然因素诱发而做的探险小说终于成印发行了。这部书获得其出版社“编辑推荐”奖，各国售书网站（美国，欧洲各国，日本，印度…）等都转售。[Borders](#) 邀请她们在书店里做签书、售书活动；[硅谷印度电台](#) 录制了对她们的采访。[网上读者的回馈](#) 也好评如潮。

愿这小小故事，如一朵美丽浪花，在硅谷或全美乃至世界的中、印人的海洋里绽放、并散开成温馨、祥和的波纹……。

英译研习

中译英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王方兴 供稿

一剪梅

作者：李清照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
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
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A Sprig of Plum Blossom

by Li Qing Zhao

The fragrant red lotuses are wilting; the bamboo mats are cooling
with the arrival of autumn

Lightly I disrobe
and step onto a boat

Who will send forth the gilded book [*loveletter?*] from the clouds?

When the wild geese return,

Moonlight will fill the Western pavilion.

Like petals falling from flowers and water flowing away

The deep longing of parted lovers

With their sorrow felt at two places

Nothing can remove this sentiment

When the frown leaves my eyebro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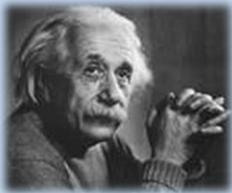
The sadness hides into my heart.

英译中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谷雁翔 (1978-1987, 经济系, 金融系, 学生, 教师)

Albert Einstein:



“Any intelligent fool
can make things bigger
and more complex...

It takes a touch of
genius - and a lot of

courage to move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Make everything as simple as
possible, but not simpler.”

“有点头脑的蠢才就能把事物弄得更大更复杂…。反之却需要一点天才和许多勇气。”

“使每件事物尽量简单，不是比较简单。”

爱因斯坦